

遇见 并州看戏

卫刘芳

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”是周彦邦脍炙人口的一句描写闺房之乐的词。并刀，是指自古以制造锋利刀剪闻名的今山西太原一带所产的刀具。这阙词尚有一句：“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此时，我将抵达并州，气温预告未来两天零下9℃，正是马滑霜浓少人行时。

为了应对霜浓天，我全副武装了大长袄、羊毛围巾。建南出站，扛包直奔老城宾馆。翌日夜幕将至，霜浓天并没有出现，只是凉沁，约了驻守太原的小妖小聚。一掀饭馆帘子，小妖在迎客声中远远招手。多年未见，她还是那个小巧样子，黑呢礼帽和新烫卷发更见娇俏。

戏迷小妖提议看一场京剧助兴，我们摸到附近的文源巷，这条巷子里有省京剧院，周围还有省晋剧院和梅兰芳剧院、丁果仙大剧院两个演出场所，算是戏曲福地。并州夜下，挽着她的胳膊，脑子里“翎子、狐尾、紫金冠、点翠立凤、相貂”一片金灿灿乱飞，心里那个美呀。小妖熟门熟路地带我三拐两拐，最后似乎登堂入室了一个小区内的礼堂，这里就是太原梅兰芳剧院。来不及细看走廊大玻璃罩里威风凛凛的盔甲是否是霸王靠，就进了一个电影中常见的戏园子。

嚯，原来朴素的门脸儿里还有这样一个柳暗花明之地。地方不大，但一水儿的雕梁画栋。全剧场以暗红色为主色调，壁上是细高雕福窗棂配赭红窗帘，楼上包厢有种居高临下的贵气。仿古一桌四椅，朱红漆亮，配团花纺绸坐垫。进进出出，多是老年戏曲爱好者，倒衬着我和小妖妙龄起来。刚开过一场山西戏剧新书发布会的小妖，被老戏迷热情招呼着。他们在感谢心里头的角儿终于被人白纸黑字录入了青史。是呀，流量明星留下的影音和八卦占用了太多公共空间，传统国粹和民间文化也需要一席之地来记录。

“号令一声绑账外，不由得豪杰笑开怀。”悠悠曲调未落，四个红衫刀斧手穿花拂柳中，一个扎巾盔的蓝花脸带着枷锁踱着方步出场了。他就是为兄仇不肯投唐，后被斩首的单雄信。我一个门外汉紧招架，要盯着滚动字幕了解剧情，要琢磨台上谁在起势，要分辨这句叫好因何而起，还要观察邻座大爷的陶醉样子。

得，整场我比角儿还忙。戏，也没静心听全。毕竟，我的水准只够赞一句：头面果然簇新！还有了个小小疑惑，歌词“蓝脸的窦尔敦叫喳喳”和单雄信的蓝脸有什么联系？一查，果然他俩都是蓝脸代表人物，而蓝脸代表刚直、骁勇。瞧，流行音乐对京剧的宣传也不能一笔勾销。

台上是单雄信把叛变的前结义兄弟挨个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慷慨激昂。忽一转场，一个杨柳扶摇的新妇和一个伶俐伶俐的丫鬟花蝴蝶一样，唱念做打思春起来。不谙剧情的我一头雾水：这是瓦岗五虎上将谁的家眷？程咬金的裴翠云，罗成的窦线娘，还是单雄信的王楚楚？这时，小妖答疑解惑了，原来折子戏《锁五龙》已经结束，这是另一本《春闺梦》！

出了剧院，并州晚上9点正是夜生活的开端。刚过完老年人夜生活的我，想打望一下年轻人的夜生活。同行的小青年发来视频：在民谣酒吧，速来！画面里是迷离的灯光和正引颈嘶吼的驻唱歌手。

一场京剧一场民谣，这就是代沟。京剧大赏已耗尽我的精气神，但尚有一句“秦二哥今何在”萦绕耳边。想起数年前的一场场并州聚会，恍若昨天。低声问倾慕过的师友还好吗？世事亦如《春闺梦》，虽有“莫负他好春秋一刻千金”的希冀，终抵不过是黄粱一梦的真相，让人有种时空流转人力不及的忧伤。



龙城夜色

拍摄时间：2021年1月

拍摄地点：山西太原

解放路与迎泽公园的改造是太原近年来城市建设的缩影，夜色中，它们以璀璨的身姿，装点着这座靓丽宜居的城市。

张贵荣 摄



沿途的风景

郝妙海

我住在晋祠路旁的武家庄老年公寓。退休后上班的地方，却在新晋祠路近旁。习惯了步行上下班，一来遛遛腿脚，二来可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。

中午下班，照例步行回家。出公司东门，右转行约100米，便上了南中环。还是右转，然后一路向西。

行约七八分钟，便到了化工排洪沟下穿南中环处。为便于行人过街，沟的西侧修了条地下通道。通道往西的绿化带中，是约有20米长的一溜灌木丛。2米多高的枝条顶上，尚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叶子。但枝条上，樱桃般大小的红果果，却一个未掉，一团团、一串串，簇拥在一起，红艳艳一大片。

南中环街，就从我的家乡，原武家庄新村通过。为给南中环让路，我们村在2013年启动城中村改造，全部被拆。我的住处，原就在今北岭的绿化带内。过了千峰南路路口，尚能依稀辨认出我住了十几年的小院位置。

六七年来，南中环修建时栽下的花草树木，早已深深扎根，越长越旺。

进入冬季后，紧邻人行道的灌木，有一些叶已落尽，只剩了光秃秃的枝条。另有一些，则有叶，有果，仍顽强地抵抗着寒冬的到来，装

扮着城市的美丽。在这不长的一段路上，光是结了小果果的灌木，就有五种。除前面提到的那种外，有一种，果子深红，比前一种稍大点，同样挂满枝条。不过枝上的叶子几乎已落光，小果子显得有点孤单。还有一种，绿豆粒大小，浅黄色，十几粒抱成一团。枝条全为紫红色，叶子则有绿有紫。让人惊奇的是，枝叶间，间或可见还有一簇簇白色的小花，孕育着新的小果实。另有一种，是葡萄样的紫色，结的不多，隐藏在枝叶间，不注意看，很容易一闪而过。第五种，也是红色，盛果时密密匝匝，躲在叶片中。然而，它们明显不如前几种耐寒。如今，枝头叶子已落尽，果子也已掉了一地。在灌木丛的后面，还有许多高大的乔木。有四季青翠的松树，也有光秃秃的银杏。那种叶子掉光，只剩挂满“火炬”的火炬树，尤其打眼……

南中环沿途的花、草、树，少说也有二三十种，我却几乎全叫不上名来。这些花、草、树，一年四季变幻着各种色彩，陪伴着我一天天走过。偶尔，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群里，既向大家炫耀身边的风景，也顺便向大家请教它们的名称。有热心而内行的朋友，便一一向我介绍。然而，当下记住了，没过几天，却再想不起来了。后来，便干脆不问了。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给自己留点遐想的空间，似乎也挺好。

再向西，就到晋祠路口了。左转向南，即到家了。

母女山间游

陈玉霞

疫情宅家，不禁暖暖地想起我和女儿的旅游故事。

记得那是在26年前刚放暑假，女儿考了全班第一名，我和爱人一合计，决定由我带女儿回老家，领略一下天津的美姿和风土人情，当作给女儿的奖励。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时，她却笑呵呵地说：“谢谢爸爸妈妈，还是把钱积攒下来给我和爸爸买台电脑吧！平时多给我买些书就行了，我肯定比那些花大钱游一圈回来的同学知道得多！”一席话说得我和爱人眼里都热乎乎的。

当时，我和爱人在一个地处大山的军工厂里工作，由于科研任务紧，加上交通不便，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了，我们还没带她外出旅游过。什么三峡、泰山、长城……对她来说太遥远了。只能是每到双休日和节假日，我和爱人设法挤出点时间来，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山上玩玩，或是到农村采风，所以女儿对身边纯天然的山间美景产生浓浓的兴趣。“你为啥痴迷那些山水花草呢？”一次，我有意问女儿。“因为爸妈喜欢的地方我就喜欢呗！”女儿得意地答。之后日积月累的山间游，既锻炼了女儿的身体，又锻炼了她的意志，还增加了她写作的素材。

要放假了，我和女儿已经计划好了，我们母女俩要重走一回昔日开辟的两条“山间游”线路。“还有我呢！”外孙女说。

